

多位人大代表呼吁为自然保护地立法——不能让“生态安全底线”失去底线

本报记者 刘莉

“走在河边，闻到河水是臭的，走在路上，呼吸的都是PM2.5。每天生活这样的环境里，还有人问我‘你幸福吗’，我觉得不幸福。不幸福的人多了这就不仅仅是环境问题，而是个社会问题。”谈起生态环境，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满脸忧虑。

3月3日上午，他和另外两位全国人大代表一起出现在中科院动物研究所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包括他们在内的一群民间环保人士希望在两会上向全国人大提交一份立法建议，保护

我国目前已岌岌可危的各类自然保护地。去年我国自然保护区“自身难保”的消息不时见诸媒体：神农架自然保护区小水电开发、长江上游珍稀鱼类国家级保护区因小南海水电站建设被迫调整、环评公示期施工的辽宁盘锦滨海公路试图穿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斑海豹的核心栖息地……本应当做“生态安全底线”去保护的保护区，如今显得有些“没底气”。

由科研人员、法律工作者、环保志愿者等组成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保护立法研究会”从去年

开始开展工作，希望推动国家制定一部《自然保护地法》，保护我国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各类自然保护地。据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中国项目主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解焱介绍，目前我国自然保护区有2632个，占国土面积18%，但不少都面临尴尬处境。

全国人大代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研究中心主任侯蓉因为工作原因经常接触自然保护区，她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有的自然保护区确实存在保护难题：很多当地人仍然保留捕猎习

惯，有人在保护区内下网套捕杀野生动物，有人在保护区采中草药、砍柴，还有一些“驴友”，因为猎奇穿越保护区对野生动物带来干扰。“对自然保护有利的事情，我一定全力支持。”侯蓉说，她将会和其他人大代表一起联名提交议案。

据了解，目前我国这方面的法规只有《自然保护区条例》和《风景名胜区条例》，缺少一部完备的法律规范来保护这些土地。“自然保护区保护好了，所有物种都会受益，生态环境得到保护，我们的生存环境才能好起来。”侯蓉说。

“不尊重环境、过度开发，最终将会留下一片满目疮痍的大地。”在阿来看来这不仅仅是个环境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我支持自然保护地立法这件事，会与别的代表一起努力促成它进入立法程序。”他说。

阿来希望不要像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一样：“哪管身后洪水滔天，只要我自己过得好好。”

(本报北京3月3日电)

“特殊乘客”的温馨家园

——南京“158雷锋服务站”真情服务45载

本报记者 矫阳

2月24日，在丹阳休班的焦琳琳正和家人准备过元宵节。下午3点，她接到一个电话，是老乘客尹家衡打来的。“琳琳你好！我今天从北京坐G3回来，行李蛮多的，又要麻烦你了。”“哦，好的，我知道了。”

焦琳琳是铁路南京站158客运员。犹豫再三，小焦还是从100公里开外的老家赶到南京，接老人出站，并送上出租车。

去年8月中旬，小焦当班时发现一位年逾古稀的旅客十分吃力地拖着行李进站乘车，一问方知老人已76岁，是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退休研究员。老人的女儿在北京工作，老俩口经常乘京沪高铁往返北京与南京。得知这一情况，小焦就帮老人提行李、扶他上车，并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留给了尹老。从此，尹教授每次来去都给小焦打电话。

“158”前身是军人母婴候车室，始于1968年建站初期，2000年3月26日正式成立，名为“158”工作室，专为老弱病残孕重点旅客服务，在全国铁路系统属于首家。京沪高铁开通后不久，更名为“158雷锋服务站”。老幼病残孕旅客是“158”姑娘们的重点帮扶对象，拎包、推轮椅、抬担架……这个普通候车室是旅客们贴心的驿站，大家也借此记住了它的名字：“158雷锋服务站”，“158”谐音“义务帮”。

从“158”第一代领头人、全国劳模李慧娟、第二代领头人、铁道部劳模孙燕光，再到第三代施凤英领头至今，已有45个年头。127位同志在此留下了学雷锋的足迹，服务重点旅客40多万人次，她们全心付出，爱心接力，用真情诠释了雷锋精神。

已72岁的李慧娟回忆说：“当时就在车站广场上搭一个蒙古包，一条扁担，几根捆绳，接送旅客。虽然很辛苦，可一旦佩戴上服务员的胸章，我就有一种责任感。”

1986年，客运员孙燕光开始用木板车帮年迈、残障行走不便的旅客拉行李，这辆木板车被旅客们称为“雷锋车”。

2000年，施凤英接手“158”，带着一群80后，挑起了“158”的大梁。

“158”的前辈们乐于奉献，80后、90后的姑娘们也有同样的情怀。

作为“158”新一代接班人，80后的黄吉莉接下了前辈的重任，带着其他9位80后、90后，为重点旅客提供无微不至的服务。

去年春运中的一天，正在导购台忙碌的吴婷突然听到有人惊叫：“有人晕倒啦，快救人呀。”吴婷循声跑去，只见水混合台阶有一位年约六十的老汉晕倒在地上。吴婷蹲下身仔细观察老汉的状况，发现他呼吸极其微弱，生命垂危。于是，她一边请旅客拨打急救电话，一边用力按压老人的心脏，毫不犹豫地对他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当旅客们看到铁路服务人员如此对待一名普通旅客时，无不露出惊讶和敬佩的表情。大约三分钟后，老人终于有了明显的生命迹象。120急救医生赶到后，大赞吴婷：“如果没有你的施救，我们也到不了这里！”有人将此事传到网上。网友们称吴婷是“春天里最美的女孩”。

“Scared me(吓死我了!)”一位不明原因的外国记者差点被挤倒。

“我刚问莫言对山东高密当年红高粱所在地的地下水污染怎么看，就被挤上来的人群卷走了。”

“放心吧，莫言不会说话的，我都见他四次了，只会说谢谢。”两个被挤出包围圈的记者交流心得。

2点40分、2点50分，虽然距开幕只有10分钟，没有看到其它“三巨头”的记者们还是迟迟不愿入场。

“每年三月召开的两会都会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新闻，今年的会议对中国意义尤其重大……”一名叫麦大伟的外国电视台记者已经做好了最后的现场报道。

2点59分，最后一拨记者挤进了大会堂，大门关闭，政协大会开始了。

(本报北京3月3日电)

又见陈光标

本报记者 吴晋娜

两会人物

陈光标既不是代表，也不是委员，但他很“万能”，什么问题都能回答。政协大会开到一个小时，和去年的时间差不多，标哥的“show time”到了。一身翠绿色西装，深绿色领带，红色国旗胸针戴在胸前，被几十个记者簇拥。

“您怎么看现在的食品安全问题？”一位记者没来由的问。

“食品……这不我刚才提到了环境腐败、教育腐败、医药腐败、司法腐败，社会公平正义首先应该从腐败抓起。”标哥也没来由的答。

“您怎么看贫富差距？”又来一个。

“小平同志说过，先富帮后富，企业家有责任为民解决困难，所以我号召代表委员、企业家们把20%到30%的利润捐出来，捐给现在正在遭受旱灾的云南灾区，我昨天才回来。那你说委员代表和企业家们该不该带个头啊！”标哥终于把话题引到了他关心的慈善上。

“这我怎么说呢？让我得罪很多人。”标哥终于招架不住了。

“您敢公示财产么？”又一个盯着不放的记者。

“我都承诺裸捐了。现在是捐了17个亿，企业利润的50%。”标哥骄傲地回应。

“捐了那么多钱，眼睛都不用眨么？”

“不用眨，你把财富看淡一点，你有一杯水可以存放在家中，你有一条河要学会与他人分享。”陈光标名言一诞生。

“您在意那些质疑您的人么？”

“我不在意，我会告诉他们，当你伸出手，

用一个手指指向别人的时候，其实有三根手指是指向自己的，首先问你自己做了哪些事情，你才有资格指向我标哥。”陈光标名言二诞生。

“标哥，您说您是来旁听会议的，会议正开着呢？您怎么在这里接受采访呢？”记者又想给标哥下套。

“我就是出来方便一下，刚才有记者说要照相，我就和你们聊两句嘛。”标哥委屈不小。

“有问题打我的电话，号码是……或者我手机的电话。”标哥有了“告别”记者之意。

“您不是骑自行车来的么？还您的司机。”

没想到又被记者抓住了小辫子。

“不是，我是说平时我的司机，我自行车就在大会堂旁边呢，不信你去看看，我每天都要骑。”记者一片笑声。

“治理PM2.5你有什么提议？打算做什么？”终于遇上了标哥感兴趣的环保话题，去意又没了。

“我就是为了PM2.5的降低在服务，看我穿的，一身绿色，还有帽子放在自行车上，我要告诉大家践行环保，从我做起。”他指着一身崭新的行头给大家介绍。

“好了好了，我的衣服呢？我要走了。”陈光标从助手手里拿回了自己外套。

“标哥标哥，江苏台记者，再给我拍一下。”正要穿上衣服，遇上家乡记者，还是要给点面子，他熟练地做稍息姿势，下巴抬高，面带微笑。

(本报北京3月3日电)

大会堂前的追寻

本报记者 吴晋娜

两会特写

“大家往左一点，往右一点，不要站在马路上。”和往年一样，记者和保安玩着“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游戏。

忽然远处一阵骚动，原来是少数民族翻译先来了，让周围记者大惊小怪了一番。

“姚明要是来了，还用梯子么？我就站在那个高处，边上都是矮的记者，就他一个人高，一圈相机围着，这片子多有意思。”一位资深老记者已经开始预“摆”自己的作品。

2点15分，第一拨委员到来。

“有名么这个人？”一群记者围着某位委员拍照，却都不知道是谁。移动的人群倒是不小心撞到了在一旁接受采访的女委员高玮。

早晨8点57分，政协新闻组发来下午开幕的会议通知，政协时间进入倒计时。打车去北京会议中心的路，司机都在问，“两会是今天开么？”

下午1点刚过，进入天安门东广场的采访车已经排起了长队，等待安检的记者也快要蜿蜒到长安街上。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一位香港记者和另一位台湾记者亲切地打着招呼。

1点50分，距离开会时间还有1个小时，大会堂东大门前已经满是记者和工作人员。

“这里人太多了，过不去，我们还是从旁边走吧。”前面不知什么“焦点人物”被记者围着，有些委员只能绕道走。

2点27分，让记者们骚动的第一个大高潮出现了——

“莫言！”“莫言！”记者们奔走呼告。被称为今年新委员“四巨头”之一的莫言终于出现了。其它三位是姚明、成龙和赵本山。

好几拨记者从四面八方涌来，一开始的礼貌祥和没了踪影，拥着莫言向大会堂前移动，远远看去，就像一群黑压压的小蚂蚁在搬家一样。所到之处，旁边的三个三脚架被无情撞倒，两个小腿还粗的镜头摔在地上，无人理睬。

“放心吧，莫言不会说话的，我都见他四次了，只会说谢谢。”两个被挤出包围圈的记者交流心得。

2点40分、2点50分，虽然距开幕只有10分钟，没有看到其它“三巨头”的记者们还是迟迟不愿入场。

“每年三月召开的两会都会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新闻，今年的会议对中国意义尤其重大……”一名叫麦大伟的外国电视台记者已经做好了最后的现场报道。

2点59分，最后一拨记者挤进了大会堂，大门关闭，政协大会开始了。

(本报北京3月3日电)

两会风景线



全国政协委员莫言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被记者围住，一言不发。



全国政协委员成龙被众多记者团团围住，难以脱身。



国外媒体在人民大会堂前采访政协委员。



3月3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



科技界政协委员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开幕式。



全国政协委员李彦宏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被记者围住提问。